

但以理书——第四十七号

揭开欺骗性教义的面具：对《但以理书》第八章及其对安息日会神学之挑战的批判性分析

Jeff Pippenger

2024-01-11

当但以理书第八章第九至第十二节描绘罗马的小角时,它是一个被扭曲的象征,因为它成了异装的象征,一个在男性与女性之间摇摆的变装者.这与米勒派的理解一致,即罗马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罗马政权,第二阶段是罗马教权;然而,在经文中性别的摇摆之下,这只小角却脱离了历史与预言的次序(被扭曲).尽管如此,这四节中的每一节都直接代表了与罗马政权或罗马教权相关的历史.异教罗马迫害一切抵抗其帝国权威的人,但第十节中教皇罗马(阴性)的迫害,则是专门针对天上的.

在米勒派认为罗马是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国度的理解下,从国家到教会、再到国家、再到教会的反复摆动并不会成为他们关切的问题.他们在但以理书第二章像的脚上看见了铁与泥的掺杂,并把它简单理解为罗马的两个阶段,而不关心将其界定为第四与第五个国度的具体历史次序.对第七章他们也有同样的理解,其中那只向至高者说夸大话的角,使罗马之兽原有十角中的三角被拔除.即便米勒确实注意到了第9至12节中的性别交替,这对他关于第四个国度就是罗马的理解也无关紧要.按米勒派的理解,第四个国度在1798年结束,下一件预言性的事件就是基督的再临.

女性之角指明那位与男性之角犯属灵淫乱的女人,并见于第十节和第十二节.

它越发强大,甚至达到天上的天军;它将天军和星辰中的一些打落在地,并践踏它们.但以理书8:10.

教皇权力所施的迫害是针对基督教(天上的万军)的;在第十二节中,教皇罗马(阴性)因与欧洲列王行淫的过犯而获得权柄,以完成她的杀戮工作.

因过犯的缘故,有军旅交付给他去敌挡常献的祭;他将真理抛在地上,任意而行,并且亨通.但以理书8:12.

经文中的“host”代表赐给教皇权、用来对付“the daily”的军事力量.“against”一词意为“from”.来自“the daily”所代表的欧洲异教诸王(异教罗马)的军事支援(军队),因“过犯”之故被给予了教皇权.教会与国家的结合,并且由教会掌控这种关系,这就是“过犯”.那种过犯的酒是基督徒的血.一旦教皇权掌控了异教罗马的军队,教皇罗马(“它”)就“把真理抛在地上;并且施行、昌盛.”

在但以理书十一章三十一节中,也描绘了将军队交给教皇罗马的情形:

必有军队为他而起,他们要亵渎坚固的圣所,废除每日献祭,并设立那使荒凉的可憎之物.但以理书11:31.

这节经文指出了从异教罗马到教皇罗马的历史转变.在经文中,“臂膀”指那些支持教廷的欧洲诸王,这一支持自公元496年起由法兰克人(法国)的国王克洛维率先开始.“臂膀”也通

过自四世纪起一直到公元538年的持续战争,玷污了“坚固之圣所”(罗马城)。“臂膀”还清除了对教廷兴起的异教抵抗;到公元508年时,这种异教抵抗已经结束。

被译为“take away”的词是希伯来语“sur”,意思是“移除”。“军队”在公元538年把“那施行荒凉的可憎之物”(教皇制度)安置在地上的王位上。当《但以理书》第八章第十二节指出有“一支军队”被赐给那阴性的“小角”时,这就与第十一章第三十一节的见证相一致。《启示录》第十三章也为同一真理作见证。

我所看见的兽,形状像豹,脚像熊的脚,口像狮子的口;那龙将自己的能力、座位和大权柄都给了它。启示录 13:2.

怀特姊妹直接指出,第二节中的那兽就是教皇制度,而该节中的龙是异教罗马。异教罗马把三样东西给了教皇制度:“他的权势、他的宝座,并大权柄。”

自公元496年起,从克洛维开始,军事权力由异教罗马授予。用于统治的“座位”在公元330年被交给教廷,当时皇帝君士坦丁将首都迁至君士坦丁堡,把他先前的首都罗马留给由教皇领导的教会掌控。公元533年,皇帝查士丁尼颁令,规定教皇是教会之首并且是异端的纠正者,将他的“大权柄”交给罗马教皇。《但以理书》第八章第十二节指出了赐下“军队”的时间,而这一预言的真理有许多见证所印证。从那时起(自公元496年开始),教廷便“兴旺”了。

它将继续“行事”和“亨通”,直到对以色列北国的忿怒在1798年告终,并且教皇权遭受致命的创伤。

王必任意而行;他必自高自大,超过所有的神,并用奇异的话攻击万神之神;他必行事亨通,直到忿怒完毕,因为所定的事必然成就。但以理书 11:36.

第八章第九节描绘了阳性的罗马(异教罗马),并代表异教罗马所完成的三步征服过程,这三步也预表了教皇罗马要在地上宝座上被建立之前必须征服的三个地理区域,正如第七章中被拔起的三只角所代表的那样。异教罗马与教皇罗马那两次三步式的征服,预表了但以理书第十一章四十至四十三节中现代罗马的三个地理障碍。随后在第八章第十一节中,再次出现了那只阳性的小角(异教罗马)。在这节经文里,神圣的逻辑如此严密,以至于统治耶路撒冷的褻慢之人被迫引入若干神学谎言,以建立他们的伪造根基。

是的,他自高自大,甚至高抬自己到天军之君的地步;他除掉了每日的献祭,又使他圣所的地方被毁坏。但以理书 8:11.

当我们开始处理自1863年以来被引入复临主义的伪币与伪宝石时,应当注意,复临主义自诩拥有两大所谓的神学专长,并以此作为维护背道的新教和天主教教义的依据。当代复临主义神学家声称,他们要么是圣经理史的专家,要么是圣经语言的专家。他们对该节经文的应用表明,预言之道对他们而言已如同封住的书卷,也表明他们自称精通圣经语言不过是法利赛主义在现代的体现。

首先,人们忽视了第九至第十二节里关于“小角”的语法性别交替。如果他们确实是希伯来语的专家,就不会否认或淡化这样一个事实:但以理在这些经文中有意采用了语法性别的交替。“小角”既以阳性也以阴性出现,而且这些性别在经文中来回交替。神学家试图用垃圾和伪币掩盖这一事实,因为这清楚地表明第十一节指的是异教罗马,而非教皇罗马。他们当然坚持第十一节的“小角”是教皇,然而它实际上是异教罗马。

一旦承认关于“小角”的四处经文中有两处为阳性、两处为阴性,就很容易将这样一个圣经真理纳入释经:在圣经预言中,女人代表教会,男人代表国家.明白这一点,凡愿意明白的人都能看出,第十一节中的“小角”指的是阳性的罗马(异教罗马),而不是阴性的罗马(教皇罗马).

因此,这节经文被理解为在教导:异教罗马(他)自高自大,甚至与万军之君为敌,正如异教罗马把万军之君钉在加略山的十字架上时所做的一样.不仅异教罗马在十字架上自高自大、敌挡基督,这节经文还说,由他(异教罗马),“常献的祭被除掉了.”

在《但以理书》中,有两个希伯来词都被译作“除去”.这两个词是“sur”和“rum”.这两个词都用于圣所的事奉中.sur的意思是拿走或移除,当圣所里祭坛上的灰烬被移除时,用来描述移除这些灰烬的词就是“sur”.“rum”这个词的意思是举起并高举,当圣所中的祭司要举起摇祭时,他要“rum”(举起)那供物.在第十一节中,异教罗马(“the daily”)会通过举起并高举异教的宗教而“rum”(除去)异教.

异教罗马会高举并尊崇异教的宗教.自称精通圣经语言的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神学家选择把《但以理书》中所有出现的“take away”都理解为“remove”.他们未能承认但以理写作上的区分与精确,因此把自己置于先知但以理之上.

那些自称通晓圣经语言的神学家提出种种论证,解释为何但以理在使用两个不同的词时,其实意在表达同一个意思.他们提供冗长乏味的词义研究来支撑其虚假主张.那些自称懂得圣经历史的神学家则辩称,这种错误的应用基于这样的认识:在历史的不同时期,同一个词可能意味着不同的东西;因此,当但以理使用两个不同的词时,只有历史专家才能辨明但以理真正的意思.识别这两种错误方法很重要,因为那些试图避开“line upon line”方法论的神学家常常使用它们.

是的,他自高自大,甚至高抬自己到天军之君的地步;他除掉了每日的献祭,又使他圣所的地方被毁坏.但以理书 8:11.

经文中被译为“除去”的那个词,意思是“举起并尊崇”.它并不表示移除.这一事实使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神学家陷入困惑并产生矛盾,因为当把但以理所用词语的实际定义应用到这节经文时,他们的前提在对经文作简单检验时就站不住脚.他们主张经文中的“小角”是教皇罗马,因此,这节经文就会读作:“由他”(教皇罗马)“常献的被除去了”.

他们当然毫不介意把那个后来添上的词也包括进去,而怀特姐妹直接指出,那是凭人的智慧加上的,并不适用于该文本.

“后来我看见,关于‘常献的’(但以理书8:12),‘祭’这个词是人凭自己的智慧加上的,并不属于经文本身,并且主将对此的正确看法赐给了那些发出‘审判时辰’呼声的人.”
“《早期著作》,第74页.

他们把“常献的”认定为基督在圣所中的事工,因此,“常献的献祭”就支持这样一种观念:即“常献的”是基督在天上圣所中的献祭工作.但启示指出,“献祭”一词“并不属于经文”.

当以法莲的醉汉把“常献的”认定为基督的圣所工作时,这节经文就会读作:“因他(教皇罗马),‘常献的’被除去了”,或者会读作:“借着教皇的权势,基督的圣所职事被除去了.”

“他们竟然教导这种谬论。他们坚称，在教皇统治的黑暗之中，人们对基督圣所职事的真正认识从心中被挪去了。

然而，被译作“除去”的那个词并不是“移除”的意思；它的意思是“举起并尊崇”。如果那些自称精通圣经语言的专家能把希伯来词“rum”的含义正确应用于这段经文，他们的译文就该写作：“藉着教皇的权势，基督的圣所事工被举起并被尊崇。”教皇制度何时曾经举起并尊崇过基督？

他们企图把希伯来文词“sur”的定义强加到希伯来文词“rum”上。但以理在另外两节经文中把意为“移除”的“sur”和“the daily”联系在一起，但在第十一节，他选择了意为“举起并高举”的“rum”。关于本节所编造的寓言大杂烩之所以荒谬，不仅因为对被译作“take away”的那个词的含义进行了曲解，也因为基督的圣所事工从未在任何时候以任何方式从人间被除去。

但这位，既是永远常存的，便有不更改的祭司职分。因此，凡借着 he 来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长远活着，为他们代求。希伯来书 7:24、25。

像复临派神学家那样，为了给他们对这节经文的误用撑腰，声称教皇制度曾在某段时期行使某种权力来除去基督在圣所中的代求，实在荒谬！

但这些神学家并不教导说，这节经文表明教皇权高举并尊崇了基督在圣所的职事。他们避开但以理话语的含义，也避开怀爱伦受启示的劝勉，不顾但以理话语的见证，只去教导他们自己选择要教的内容。

是的，他自高自大，甚至高抬自己到天军之君的地步；他除掉了每日的献祭，又使他圣所的地方被毁坏。但以理书 8:11。

神学家们教导说，这节经文的意思是“借着教皇的权势，基督的圣所职事被除去”，并且，他们以这样一个事实来支持“基督的圣所职事被从人们心中除去”：与这种除去相伴的是，“他圣所的所在被倾覆”。在神的话语中，没有一处经文指出天上的圣所——也就是基督施行代求之处——曾被倾覆。也没有任何经文指出，天本身——“他圣所的所在”——曾被倾覆。神学家们再次把自己置于先知但以理之上，因为他们坚持认为经文中的“他圣所的所在”指的是神的圣所，尽管但以理的教导与此观点截然相反。

所谓的希伯来语专家坚持认为，在该节经文中，希伯来语词“rum”需要按照希伯来语词“sur”的含义来理解。他们还坚持认为，希伯来语词“miqdash”需要理解为希伯来语词“qodesh”。“Miqdash”和“qodesh”在《但以理书》中都被简单地翻译为“圣所”，然而它们的含义不同。“Miqdash”表示任何圣所，无论是上帝的圣所还是异教的圣所。它是“圣所”的通用词，但“qodesh”在圣经中只用来指上帝的圣所。

但以理知道异教的圣所与上帝的圣所之间的区别。如果但以理要指称一个异教的圣所，他会使用“miqdash”这个词。令我惊讶的是，那些所谓的希伯来语专家从未讨论这样一个事实：在连续的四节经文中，但以理共使用这两个词三次。但以理对这两个希伯来词的用法（它们都被译作“圣所”）明确了他意欲表达的含义。

他自高自大，甚至自高到军队之君长；藉着他，常献的祭被除掉，他圣所的地方也被倾覆。因过犯的缘故，有军队交在他手里，去反对常献的祭；它将真理抛在地上，并且任意而行，而且

亨通,随后我听见一位圣者说话,另一位圣者就对那位说话的圣者说:关于常献的祭和使荒凉的过犯,这异象要到几时呢?圣所与军队被交付人践踏,要到几时呢?他对我说:到二千三百日;然后圣所就必得洁净.但以理书 8:11-14.

就在包含复临主义根基的那段经文中,但以理用了两个不同的希伯来词,这两个词都被译作“圣所”.在第十三和第十四节中,但以理选择使用那个在圣经中只用来指称上帝圣所的希伯来词;但在第十一节,他使用了一个通用的希伯来词,它既可以指上帝的圣所,也可以指异教的圣所.

如果但以理想要把第十一节里的“圣所”认定为神的圣所,他就会使用他在接下来的三节经文中两次使用的那个同样的希伯来词.绝对清楚的是,但以理在第十一节区分了一个异教的圣所,与第十三、十四节中的神的圣所!但是以法莲的醉汉辩称,第十一节里被“拆毁”的“他圣所的地方”就是神圣所的地方,尽管他们回避了“地方”这个词.

他们教导说,教皇制度夺去了基督代求的职事,并且将天上圣所的真理践踏在地.然而,但以理清楚指出,第十一节中的“圣所”并非神的圣所,而是异教的圣所.且他同样明确表示,被毁坏的并不是“圣所”,而是他圣所的“所在地”.

现代神学家拒绝承认第九至第十二节中有意的性别交替,采纳了源自背道新教内部的关于“常献”的定义,并开始在人臆测、传统与习俗的沙土上建造根基.当他们读到第十一节时,他们甚至拒绝了怀特姊妹所受启示的劝告,该劝告指出米勒把“常献”理解为异教是正确的,并开始运用障眼法和臆测,为他们对天主教与新教神学的偏爱辩护.

他们在经文中把异教罗马变成教皇罗马,并强行把“除去”的定义加在一个本意为“举起并尊崇”的词上.他们把“常献的”这个撒但的象征定义为属神的象征,然后坚持认为一个异教的殿就是神的殿,同时回避直接提到圣所的“所在之处”.而那些“不识字的”(正如以赛亚所称),只有在“识字的”告诉他们确是如此时才会明白的人,接受了这盘寓言的菜肴,以致自取灭亡.

我们将在下一篇文章中继续探讨米勒梦中以宝石象征的知识的增长.

使徒保罗警告我们:“必有人离弃真道,听从那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这正是我们所当料到的.我们最大的试炼将来自这样一类人:他们曾经拥护真理,却转向世界,以仇恨和嘲笑把它践踏在脚下.上帝有工作要交给祂忠心的仆人去.仇敌的攻击必须用祂话语的真理来应对.虚谎必须被揭露,其真面目必须被显明,耶和律法的光必须照进这世界的道德黑暗之中.我们要陈明祂话语的要求.若忽略这庄严的职责,我们断不能被算为无罪.然而,当我们站出来为真理辩护时,不要为自己辩护,也不要因被召去承受羞辱和曲解而大做文章.不要怜惜自己,却要至至高者的律法大发热心.

使徒说:“时候将到,他们不能容忍健全的教义,反而顺着自己的私欲,为自己堆积许多教师,耳朵发痒;他们要转耳离开真理,转向荒诞的传说.”我们在各处看见,人很容易被那些废弃神话语之人的迷妄想象所掳去;但当真理摆在他们面前时,他们就充满不耐烦和怒气.然而,使徒对神仆人的劝勉是:“在一切事上要警醒,忍受患难,做传福音者的工夫,尽你的职事.”在他那个时候,有人离弃了主的事业.他写道:“底马因贪爱现今的世界,已经离弃我”;又说:“铜匠亚历山大多多地害我;主必照他所行的报应他.你也要防备他,因为他极力抵挡我们的言语.”

先知和使徒也经历了类似的反对和责难的试炼,就连无瑕的神的羔羊也凡事受过与我们一样的试探.他忍受了罪人对自己的顶撞.

这个时代的一切警告都必须忠实地传达;但“主的仆人不可争竞;总要温和待众人,善于教导,忍耐;用温柔劝戒那抵挡的人.”我们必须谨慎珍惜神的话语,免得被那些离弃信仰之人的诡诈作为所污染.我们要用与我们的主在被黑暗之君攻击时所用同样的武器——“经上记着说”,来抵挡他们的灵与影响.我们应当学会熟练运用神的话语.劝勉是:“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称许,作无愧的工人,按着正意分解真理的道.”必须有殷勤的工作、恳切的祷告与信心,才能应对假师傅和诱惑者诡谲多端的谬误;因为“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那时人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傲、谤讟、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无亲情、不解怨、好说谗言、不能自约、性情凶暴、不爱良善、卖主卖友、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宴乐不爱神;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这样的人你要躲开.”这些话描绘了神的仆人将要面对之人的品行.“好说谗言的”“不爱良善的”,必在这败坏的世代攻击那些忠于他们的神的人.但天国的使者必须表现出在主身上所显明的那种灵.他必须在谦卑与爱中为人的得救而劳苦事奉.

保罗继续谈及那些反对上帝之工的人,将他们与古代以色列时期向忠信者发动战争的人相比.他说:“如今,正如雅尼和佯庇敌挡摩西,这些人也抵挡真理;他们心地败坏,在信仰上是可弃的.但他们不能再前进,因为他们的愚昧必向众人显明,正如那二人的一样.”我们知道,与上帝争战的愚昧将要被揭露的时刻快要来到.无论我们怎样被诽谤和轻视,都可以安静地忍耐并信靠,因为‘没有隐藏的事不被显明’,且尊荣上帝的人,必在世人和天使面前蒙他尊荣.我们要分担改革家的苦难.经上记着:“辱骂你人的辱骂都落在我身上.”基督明白我们的忧伤.我们中没有一个人被召独自背十字架.各各他受苦的人子体恤我们的苦痛;他既在试探中受过苦,也能帮助那些为他缘故而处在忧伤与试炼中的人.‘是的,凡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都要受逼迫;但作恶的人和诱惑人的,必越变越坏,欺骗人也被欺骗.至于你,你要继续持守你所学到的.’ 评论与先驱,1888年1月10日.